

擒魔四十載

擒魔四十载

李国良 张木森 李真微

廣州文化出版社

擒魔四十载

四十年来，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无时不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日积月累，构成了一部卷帙辉煌的传奇史。本社组织作者悉心采写，择其精彩篇章，以飨读者，或可增加公安战线的透明度，让大家能进一步了解和支特他们，使蓝盾更其威严坚实。

责任编辑：黎基卓 英 武

美术装帧：李占卿

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

临湘印刷厂印刷

字数 200千字 开本787×1092毫米16开8印张

1988年9月第一版

ISBN 7—5431—0109—2

I·44 定价：1.80元

擒魔四十载

李国良 张木森 李真微

廣州文化出版社

▲ 画皮研究生

一个不学无术的毛头小子，摇身一变，成了手执烫金文凭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撞骗，一帆风顺。官僚主义者视他为新秀，文牍主义者奉他为贵宾，受骗上当者向这“主考官”交纳的报考费，数额惊人，而想攀高门的姑娘，则一个接一个拜倒他脚下，以自委。

这天方夜谭般的丑闻，不信吧，分明人赃俱获，信吧，又总觉得应画上一百个“？”。

▲ 今日潘金莲

并非为了耸人听闻，才骂她“潘金莲”，实是她因奸情而毒杀亲夫的行径，比潘金莲毒杀武大郎更其残忍，更其狡诈。

然而却有转世活武松——精明过人的公安战士，以海底捞针的非凡毅力，挖地三尺，在几片细如茶叶尖的药渣上发现了罪证。面对铁证，“潘金莲”与“西门庆”除了目瞪口呆，认罪伏法，还能有别的下场吗？

▲ 魔影叠现的强奸案

夜深人静，四野寂寂，一条黑影闪进单身妇女宿舍。姑娘受到突如其来的蹂躏，在惊慌恐怖中，连罪犯的模样都没看清，就让他逃之夭夭了。

浓黑的夜幕，将魔影藏在哪儿？呼啸而去的夜行列车，将罪犯载往何方？

侦察员在分析，在追踪……是他？是他？还是他？……一串魔影，叠现在暴力强奸案的重重迷雾之中……

▲ 相思喋血记

她贪欢一时，引狼入室，不料顷刻间祸从天降，几乎满门惨遭杀戮，连她自己，也差点丧身于“情夫”的屠刀下。

日夜搜山……千里追捕……

最终生擒魔鬼的，是他的姑父——一个朴朴实实的山民。他没用“大义灭亲”这句话来表白自己，只是面对血淋淋的惨剧大喝一声：畜牲，你该千刀万剐！

▲ 荡女梦

披肩发，美人痣，好一个时髦女郎。

她的彩照，被一摞摞翻印出来，不是为了印年历，制商标，而是为了——追捕！

她的生活光怪陆离，腐朽糜烂。她的罪行，令人发指……最后，她竟敢用美人计诱杀民警，抢劫枪支。

当她锒铛下狱时，年仅十九。

剖析美女蛇的来龙去脉，对读者诸君也许有所教益。

夢女蕩



一 公安部电讯告急

岳阳，滔滔大江贯东西，沉沉一线穿南北。洞庭山、岳阳楼荟萃了中华古代文化传统，近年来新兴工业又如雨后春笋，林立其间。既有典雅古风，又有繁华新貌，在湖北大门迅速腾起这颗城市新星。据统计，这里每日流动人口不下十万之众。破草帽烂凉鞋，踩着柏油路而来的，有；西装革履乘皇冠驾长风而来的，也有；忙于公务、交流，行色匆匆的，有；闲情逸致，游览湖光山色的，也有；外省的有，外国的也有……大河夹带泥沙，海潮卷起污浊，于是常有之——三几个犯罪分子混迹于这浩浩荡荡的人流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一时。

岳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值班室，突然响

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值班员左志成迅速作好电话记录：

湖南省公安厅八处调度室来电：公安部紧急通报，十一月十七日晚，河南焦作市劳动服务公司第二旅社发生一起特大暴力犯罪案件：四川省布拖县公安局干部吴朝，出差焦作，被杀害。罪犯抢走“64”式手枪一支，子弹八发，民警服一套，现金一千余元，尔后持枪潜逃。据焦作市公安局初步侦察，犯罪分子系二男一女。女犯，岳阳人，不知姓名，年约二十岁，身高一米五五左右，下尖脸，眉宇间有一颗黑痣，曾与一个叫梁伟的河南开封人来过焦作。梁现住岳阳陵江旅社。要求查清梁伟的情况，做好控制工作。

左志成立即把电话内容报告了刑侦大队在家值班的教导员张逢军，张逢军又迅速来

到值班局长办公室，向负责刑侦工作的何副局长作了汇报。下午两点半，局党组召开了紧急会议，何副局长在向会议作了汇报后说：“这是一个恶性案件，罪犯持枪潜逃，隐伏着更大的犯罪可能性，如果不尽快机警地把他们捉拿归案，八发子弹就可能要付出八条人命的代价，一九八三年的‘两王’事件，可能重演。现在在我市又有线索，就更应迅速、果断处理，把焦作市发的案当作岳阳的案子来对待。”

会议迅速作出决定：通报全市各县、区公安机关，紧急部署设关堵卡。为了尽快弄清情况，做到敌动我知，先行成立侦察小组，由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赵洪明带领五名侦察员，出击陵江旅社，迅速查清梁伟。

二 三个长黑痣的女人？

陵江旅社坐落在洞庭湖边的一条名叫油榨岭的小巷内，靠街河口码头很近，睹洞庭波浪，闻水面腥风，所以接纳船上来客甚多，其间做鱼虾生意的亦不少。一个三层楼四合院式的建筑，百十号房间，经常爆满，可谓生意兴隆。

就在二十日下午四时许，一辆警车带着呼啸，不断转动着红色的“眼球”，迅速驶过巴陵大桥，转进洞庭南路，在离陵江旅社百来米的天岳山影院前悄然停下。赵洪明带了四名侦察员，身着便装，机警地来到了陵江旅社，在一个小会议室落座。

“梁伟是河南开封人，早两年起就来岳阳做鱼生意，在我们旅社包了104、105两套房间。现在他的老婆、孩子，一家四口都住在这里，还有他侄儿也住在这里给他作帮手。”因为是长客，旅社经理作这些基本情况的介绍，也不必去翻寻住宿登记簿。

“他最近是否去过河南焦作一带？”

“最近他忙着收鲜鱼，准备贩往焦作，但还没有去。莫非焦作出了一件事？”到底

是旅社保卫干事敏感。

“是的，焦作发了一个大案。经调查，其中有个女犯与梁伟关系密切。”赵副大队长这才说明来意，并叮嘱他们作好调查和控制工作。

现在有据可查的是，梁伟自十五日至现在一直没有离开过岳阳，这说明他不存在直接参与作案的可能性。旅社反映没有发现他与何女人过从甚密的现象，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那么到底这女人是谁？与梁是什么关系？梁是这案件的知情人？幕后人？事情紧急，不容慢慢周旋调查，于是决定讯问梁伟。

半小时后，市卫生防疫站的四位工作人员，身穿白色工作服来到旅社检查卫生。敲开104号房间，一股腥味混含着烟味猛扑出来，冷不防熏得人一步倒退。竹篓子装的，麻袋里筑的，地面上摊的全是死鱼，有的滚着煤灰，有的裹着泥沙，不亚于农贸市场最邋遢的一角。正躺在床上叼着烟卷，翻着一本杂志的男人见来了一伙白大褂，自知不祥，连忙一个鲤鱼打挺下了床，掏出烟盒，赔着笑脸向门口一一敬了过去，对着开门的女人吼道：“发啥愣哩，还不快去泡茶！”

来人一一谢绝了，严肃地说：“你违反了卫生规定，请跟我们走一趟。”

没办法，走就走吧。梁伟出了门又返回房，磨磨蹭蹭取了二十张“大团结”塞在身上准备付罚款，才悻悻地跟了出来。上了警车，三弯两拐，开进了市公安局大门，梁伟一见这门牌，心里一怵，疑惑问道：“进错门了吧？”

一番讯问和教育，梁伟在刑侦大队办公室作了如下交代：

“今年三月间，我到交通旅社去会一个生意上混熟了的姓王的，他是江苏人。经过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河南女子，叫袁凤，年纪轻，瓜子脸，脸上眉头边有颗黑痣。从此我和她有些来往，发生过关系。并在七月

中旬，我同监利县的高老大，把她带到焦作，一同住在太行旅社玩了半个月。”

通报上说岳阳女人，这里又钻出一个河南女人，这个诡秘的女人到底是谁？现在何处？高老大，江苏姓王的……必须迅速顺藤摸瓜。

侦察员杨振山与左志成，驾起摩托，直去南岳坡找高老大。高老大交代，仅同梁伟带那女人去过焦作一次，其余一无所知。

赵洪明与熊志勇来到交通旅社找江苏姓王的。但是，他已在三天前离开了旅社，一时去向不明。只是从登记簿上得知他叫王明辉，五十二岁。

线头暂时断了，侦破遇到了障碍。但这决不可能叫老赵就此收兵。他就是这么个一竿插到底的性格：案件一压到肩上，就象石块压到了心头，案件未了，石头不落，常常奔忙得食不香，寝不甜，梦里也少不了刑侦破案。办事全了心，智谋增长快，虽然才三十出头年纪，提拔副大队长才一年多，但他手下已侦破了一批难案、疑案，战功累累。一九八六年，他带领十四名侦察员在半年时间里就破案七十余起。八七年又受市局委派带领七名侦察员，组成反扒小组，日夜出击，擒获扒手四百多名，使流窜扒窃的犯罪分子为之闻风丧胆。

现在，他正在沉思着，调动过去侦破的经验，构思行动的方案。既然那姓王的是旅社的长客，服务员总会了解一些情况的。于是几位同志分头去找人调查。

一位年轻服务员说：“这个王明辉在我们旅社已经住有两年多，好象有几个女人常来往，他说都是生意上打交道的人。去年以来，长到他这里来的有个洪湖妹子叫杨妹。”

“什么模样？”

“年纪二十左右，身高一米五几，瓜子脸，眉宇间有颗黑痣。”

“眼神挑逗，一身风骚。”另一女服务员插了一句，不由嗤地笑了一下。

“啊？洪湖？”老赵一边轻轻应声，一边在想：这下又来了第三个女人，身高、年龄、相貌都如此相似，一定就是公安部通缉的那个女杀人犯。可是——

“你怎么知道她是洪湖的？”

“你不知道我们旅社服务员这职业也抵半个侦察员？”那位性格活泼的不无自豪地说，“听她口音就是洪湖腔，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哩。”说着，停顿一下，就象说书人说到了紧要处，故意卖了个关子。

“什么故事，说来我们听听。”侦察员个个亮起欣喜的眼神。

“说来也不曲折。今年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服务台当班。解放路派出所有位姓周的干部，带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来到我们旅社，说是洪湖人，来找她女儿。我问她女儿是什么模样。她说的就与杨妹一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说眉头上有颗黑痣。那时杨妹已离店走了，我们也就不知老人后来找到她没有。”

四名侦察员精神大振：“你的故事虽不曲折，又还有头无尾，但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谢谢——走，我们一定为你写续篇。”说着就一齐来到解放路派出所。

原来这位姓周的同志叫周国南，是派出所的巡逻队长，老熟人。

赵洪明进屋就喊：“嫂子，打发点吃的吧，我们可是肚皮粘着背脊骨了。”

嫂子高兴地搓搓手，拎起围腰抖一抖，说：“不是肚子饿扁了，还记得你嫂子？”

“记得，记得。肚子饿扁了也记得，你给我们填饱了不就更记得了？”几个年轻人乐乐呵呵象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下给房间里增添了不少欢乐。

周国南抬头看看壁钟说：“都晚上十一点了，还没吃晚饭，搞这一行的常常是顾得了案子，顾不了肚子——还是说你们需要的吧，今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在交通局港务处工作的我的一位叔叔周简民，带着一位老太

太来找她女儿。老人说她女儿半年前被人拐骗到岳阳，至今下落不明。老人在派出所一说一把泪，还跪到地上哀求说：“干部同志，行个好吧，帮我找到了女儿，我全家永世不忘你们的恩德。”我连忙扶起老人，安慰她，就带她到各个旅社去查访……”

“她女儿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赵洪明插话问道。

“嗨，你看我这记性，当时只顾忙着找人，也就没记名字。只记得说是洪湖人，妹子十九岁，脸上一颗黑痣。”

“正是她。你再想想，看能记起这名字来么？”

周嫂子把一碗碗热腾腾的面条端了上来，接腔说：“你们还不知道他那记性，象喝了忘魂茶似的。不过不要紧，你们吃过面后，让他再带到港务局去问问，简叔是个细心人，他一定记得。”

当他们一群怀着欣喜之情离开港务局家属住房时，已是凌晨两点了。白天显得十分拥挤的街道，此刻却异常开阔起来，白天的喧闹此刻也被湖上的涛声吞噬，唯余清洁工竹帚沙沙的扫地声。

赵洪明等回到公安局，只见刑侦队办公室还灯光通明，不时有一两个人影贴在玻璃窗前晃动，象拍下的一幅幅剪影。

河南焦作市公安局派来的两位刑侦人员刚刚赶到岳阳，张逢军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双方互通了这几天调查的情况。

“我们接到通报后，立即在全市作了部署，多方进行调查。看来可以排除梁伟直接参与作案的嫌疑。但那个女人是谁？我们已发现了三个长黑痣的女人，罪犯究竟是哪个，现在还难以确定……”

“可以确定了，她叫阮凤，脸上长有黑痣的一条美女蛇。”赵洪明推门进来，正好接上这个话茬。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字条，这是刚才港务局党支部书记周简民从日记本里翻出来交给老赵的。那天，洪湖

老大娘一上船码头就哭哭啼啼找到港务局办公室寻找女儿，周简民满腔同情接待了老人，间问她女儿情况，写了这张字条：

“阮凤，女，十九岁，湖北洪湖县大沙湖农场人。”

赵洪明接着说：“梁伟带到焦作太行旅社玩了半个月的袁凤，显然就是这个人。只是听错了音，‘阮’、‘袁’混淆了，又因她普通话说得好，错把她当作河南人。她住岳阳红旗旅社时，登记簿上写着杨妹，这是她的化名，其实也就是这个阮凤。她与王明辉打得火热，肯定有奸情，后来由于一个什么原因，姓王的甩掉了她，把她介绍给了梁伟。”

赵洪明的调查和分析有据有理，是令人信服的。这时，焦作市刑侦大队李宗孝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大家看了看说：正是她，白晰的脸皮，瓜子脸，长发披肩，柳叶眉间有一颗刺眼的黑痣，洪湖的一条美女蛇。

三 一道无形的防线

二十二日下午五点半钟，扼守在交通旅社的“服务员”打来紧急电话，报告江苏王明辉已经回岳。赵洪明带领了三名侦察员火速赶到交通旅社。经初步调查，王这次单身一人从江苏返岳。十五日至十八日，他分别在岳阳、常州订了几十个木材购销合同，并无直接参与作案的时间。通过正面接触，王作了如下交代：

“我来岳阳做木材生意已有两年了，先后与四个女人嫖宿过，这长黑痣的妹子同我在一起厮混过几个月。有一次我们在旅社正睡觉，突然门被打开了，我被服务员扭送到派出所作了罚款处理。从此，我觉得不好见人，就不敢再同她来往了，把她推给了一个姓梁的鱼贩子。”

“还有什么？这个阮凤还常与哪些人来

往，把你知道的都老老实实说出来。”赵洪明向王明辉射出犀利的目光，王明辉一阵不寒而栗。

“还有，哦，我记起来了。十天前的下午，天气骤然变冷，阮凤突然来到旅社找我借钱买毛衣。我知道这个‘借’是有借无还的，当时没有给她。她骂我薄情寡义，混蛋，愤然走开了。就在当天傍晚，她在我隔壁的203号房间，又与自称是北京人的青年勾搭上了，并于当晚同离旅社，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十天前，十一月十二日，离焦作发案时间只有五天时间，非常吻合。这个自称北京青年的，很可能就是通报上说的北京人。情况已经初步明确了。现在这三个幽灵到底流窜去了何方，尚不得而知。但岳阳有阮凤的老落脚地，她情况熟悉，而且那两个男人必定会受她的牵制，随时都有潜回岳阳的可能，必须严加防范。

当晚八时，在市局刑侦大队预防严重暴力犯罪控制中心，何副局长与刑侦大队长等凑在地图前再一次审查了作战方案。在南起岳阳北至洪湖七十多公里的地段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密集的防线。

——焦作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带领四名侦察员，去洪湖县作好布控工作，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已将控制工作落实到各派出所和阮凤的亲朋戚友家。

——本市局刑侦大队姜副队长带领四名侦察员协同岳阳火车站派出所，在月台、检票口及出租汽车场设卡，严密注视来往车辆和行人。

——赵洪明带领原班人马去阮凤常落脚的交通旅社、陵江旅社、信城旅社及演员之家召开经理和保卫人员会议，作战前动员，安排监控。

——市局技术科许科长带五名侦察员去阮在岳阳的两个关系户调查访问，落实查控。

——市局交警支队在长武公路与岳阳城公路中心五里牌以及北门渡口、南津港大堤和各船码头设了七处哨卡。

——市公安局技术科，连夜翻印了阮凤的照片两百张，发至全市各布控点。

——市武警支队机动队集结待命。

店铺照样熙来攘往，街道照样车水马龙，个体户的摊档前飞扬着流行歌曲，古城就象一个巨人，以他固有的生活节奏前行，只是比平日多了一根警惕的神经。

一个中等身材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在天岳山影院前徘徊了一阵，他不断举眼四顾，神态很引人注目。一会儿又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最后走进交通旅社。

“有情况吗？”

“还没发现目标。”

“给你一张照片吧。”

“您放心，她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辨得出气味。”他便是梁伟，已接受了任务，正在暗中查访阮凤。接受了这特殊使命，他真有些喜形于色了。

“注意，不要摆出一副样子来，你还没看到别人，别人就留意了你。放松点，象平常一样，只是多长一双眼睛。”

“是，是。”梁伟点燃一支香烟，诺诺而去。

四 望君楼漏夜捕蛇

六天来的紧张侦察和大范围的布控，没有发现阮凤一伙的踪迹，指挥员和侦察员心急如焚，焦虑不安。

浓重的夜色象一只猛禽一展双翅伏向了这座古城。突然刑侦队办公室外线的电话铃声撕破了房间的寂静，张指导员一举手抓起了话筒。

“我是梁伟，阮凤和两个男人刚才到了陵江旅社，她跟我只打了一个照面，说了一句话，没等我回话就匆匆走了，现在不知去

向。”说话急促，有些结巴，显然情绪非常紧张、激动。

“很好。看准了没有？”

“敢拿小命担保，错不了！”

张教导员一看手表：九点过五分。

何副局长一面下达命令：赵洪明带五名特警队员迅速核准情报；交警队迅速派人去出租汽车公司检查接送人员，控制所有车辆，各哨卡严密守关把卡。一面通知刑侦大队全体侦察员和南区、郊区公安分局负责侦破的副局长火速赶到市局刑侦队参加紧急会议。九点三十分，会议室座无虚席，鸦雀无声。

何副局长年过五旬，白发稀疏，目光炯炯。他指着墙上的地图，坚毅地说：“我们三百多名干警和巡逻队员早已撑好了口袋，只等他们进来就成关门打狗之势。要提请各位注意的是，本市人口稠密，罪犯是持枪敌人，如果动手太早，可能会打草惊蛇，罪犯狗急跳墙，造成流血伤亡。必须智勇结合，打它个措手不及。”

接着由刑侦大队长徐杨俊作具体部署。这位从事刑侦工作三十年的沙场老将，素以严谨受到同行们的赞赏，从来喜欢多角度、全方位进行思考。他站起身，沉着地扫视了一下会场，果断地说：“南区、郊区以派出所为作战单位，清查管区范围的所有旅社、出租私房，特别不要遗忘了现在已停业整顿的那些死角。刑侦大队全体干警分为六组，每组五至七人，迅速包围阮犯到过的四家旅社和两个关系户，每组带一部对讲机，随时保持联系。全体参加搜捕的同志一律着便衣，警车不鸣，隐蔽埋伏，特警队集结待命，随时策应。”

子夜，一支支小队伍象箭簇离弦，射向了预定的目标，如同埋伏在前沿阵地的战士。

“现在是凌晨一点，全城搜捕开始！”对讲机里传来了何副局长的命令，一场严密的搜捕战斗在全城迅速铺开。

一小时过去了，各路搜捕大军陆续报告情况，没有发现罪犯。

坐落在岳阳楼下的洞庭路派出所集中了十四名干警和巡逻队员，分为两组。指导员姜二九带领一组从北门向南，副所长吴大醒带领一组由庙前街开始，从南而北，两路夹击合围。

两点过五分，吴大醒一组查到南岳坡，看到这里有个望君餐馆，是个个体餐馆兼营旅社，因安全设施和卫生条件不合规定，前几天已被罚款，停业整顿。老吴看着这个紧闭的大门，若有所思地说：“这个望君餐馆靠不住，望来的不一定是君子。”

治安民警刘伟走过去，轻轻敲门：“老板，还有铺位吗？”

大门开了，迎出来的是少老板。他一见民警有些面熟，知道自己已违章接客，正欲开口解释、检讨。

吴大醒抢先发问：“今晚住了几个女客？”

“只有一个。”少老板显得更紧张。

“住几号房间？”

“二楼二号单间。”

“与她一伴还有谁？”

“没有发现别人，还有两个外地男的住店，但他们不是一同进店的。”

“这女房里是不是住了男人？”

“没有。两个男的住在二楼四号房。”少老板以为是来抓卖淫犯的。

老吴迅速作好部署：刘伟两人控制一楼，截断退路，派两人守住二楼通道，自己带两人来到二楼二房门门口。

“嚓”清脆一声，开了房门，三个人一闪身进房，开了电灯。只见床上睡着一个女人，侧身面向墙壁。

“请问，你是哪里人？”

“我是湖北洪湖人。”女人还带着几分朦胧的意识，照直回了话。

“叫什么名字？”

女人不语，仰过身来，眼光似乎受不了强光的突然刺激，她伸出双手蒙住脸，十个指甲呈显染得血红的颜色。小梁上前拨开她的手，眉宇间露出一黑痣：美女蛇现了原形。

“你们要搞什么呀？”她还在兜售她那令人作呕的娇声娇气。

“阮凤，你已被捕了！不许叫喊！”吴大醒小声但斩钉截铁地说。

当即在室内仔细搜查，没有发现枪支。

这时姜指导员也带领清查组查到了这里，两军汇合，把个望君餐馆围了个水泄不通。

为了不打草惊蛇，把阮凤带到餐厅审问。阮犯象一条死蛇盘曲在地，满脸泪水，声声饶命。

“要想留下你这条命，这要看你的态度。老实说，那两个男的住在哪里？”

“二楼四号房间。”阮犯有气无力地回答了一句。

吴大醒、姜二九向店主问清房间床铺的摆设情况，迅即进行了研究，作好了安排，轻轻地来到了二楼，与在这里把守的同志汇合。在门口静听了一会，室内没有反映，不时传出隐隐的鼾声。

两个床位离房门不到两米，进门后只要两秒钟便可扑到，而人熟睡后受惊醒来要有三五秒才能获得清醒的意识。必须在这个时候猛扑进去，让罪犯在朦胧中就擒，做到兵不血刃。

老吴决定让指导员带人把好大门控制走廊，自己和刘伟、梁旭红、马社初共四人进房擒拿，来一个二比一。

“砰”的一声，倒门的门被一脚踢开，四名干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两个床边，拽住两个睡得死猪般的家伙，重重地摔在水泥地板上，将手向后一反，一扭，一抬，卡上了锃亮的手铐。

床上、枕头底下没有找到枪。床头茶几

上锁着一口精致的皮箱，姜指导员提起它，用刀撬开，搜出“64”式手枪一支，枪膛里还压着一发子弹，另有七发都上在弹夹上。

罪犯抓着了！对讲机将这喜讯迅速传到指挥部，干警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五 此梦古难圆

读者也许会这样猜想，一个胆敢杀害公安干警，劫枪潜逃的犯罪团伙肯定是狼狽勾结、蓄谋已久且有点军事、武术常识的歹徒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萍水相逢，臭味相同而一拍即合的亡命之輩。

是什么使他们竟敢如此铤而走险？其答案甚至比 $1 + 2 = 3$ 还要简单，然而却又留给人们许多思索和深刻的教训。

还是从阮凤说起。她读了个初中毕业，便告别懵懂的年岁，开始自为的人生，然而第一步脚印就歪斜了，第一个音符就走了调：进一家乡镇企业当上工人后，由于过分热衷穿着打扮，染上贪图享受的恶习，欲壑难填，就开始卖弄姿色，且多次乱搞两性关系，被工厂解雇了。于是她撕破脸皮，流浪城市，干上了出卖肉体的下贱勾当，整个的灵与肉都自我商品化了。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她在王明辉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出来后，一时觉得走投无路，提了个小钱袋到南岳坡码头闲逛。正这时侧面遇上一个小青年，只见他一双贼眼光就在自己身上不停地涂抹，她有意靠近一点，昂起头故作高傲地摆了过去。小青年一咋舌：

“呀，好帅。”

阮凤并不答话，只是卖弄地一笑，勾过来一缕魂魄。

“交个朋友好吗？”他垂涎欲滴乞求道。

“赏你一个好梦吧！”阮凤把臂弯一提，小青年见机连忙伸手穿了过去。

就这样，他们在交通旅社鬼混了半晚，深夜乘火车去了焦作。这个男人，就是这团伙的首犯林坚，化名洪学军。

日历倒着翻回一百五十页。林坚在武汉流窜时，经王某牵线认识了评剧团一个解除劳教的演员李益。林坚谎称自己是深圳市公安局刑侦科的干部，因钱少离开了公安部门，现在通过亲戚关系去香港定居了，来武汉跟飞亚电器公司做生意。还说他在香港有个秘密组织，很有势力。

李益早就对花花世界的香港垂涎，见有这样一个好靠山，好象希望之门向他张开了一条缝隙，恳求地问：“我能参加这个组织吗？”

“这个好说，只要你诚心，以后有的是机会。”

两个月后林坚再次来武汉，并带来一个人，向李益介绍说：“这是我们组织科的黄科长，是来武汉考察发展成员的。”

李益觉得这条门缝又敞开了一点，于是找了个豪华饭店，要了一桌丰盛酒席，热情款待了林坚和那位黄科长。席间，林坚对李益说：“我们科长很赏识你，要你做一件影响大的事，试试你的能力和胆识。”

“我不会做什么大买卖呀。”李益似面有难色。

“看看看，你老兄也太老实得可爱了。这路生意——抢个银行，搞支这个——”他伸出拇指和食指，比成个“八”字。

这话就在李益的心里栽下了根。

十一月十三日，林坚带了阮凤到焦作，仍住进太行旅社，靠盗骗过着淫乐的糜烂生活。可阮凤终究是个风骚女子，避开林坚，又与对门309号房间的两个青年鬼混起来。林坚恨在心头，却也奈何不得。十五日于是去找李益搬兵。

十六日上午，等林坚搬得李益来时，那两人已扬长而去。

当天下午，他们就具体商量起逃港的事来。阮凤在一旁奸笑着说：“昨日中午，我在一家餐馆吃饭，看见七八个四川来的民警也在那吃饭，他们很有钱。中间有个叫吴朝

的干部，给我留下了地址，还邀我跳舞。”

两个家伙一听，喜上心头，觉得机会来了。当即李益提出几个办法，林坚只是笑着——摇头，最后笑了笑对阮凤说：

“这个，还要靠我的凤凰亮翅了。”

翌日下午四时，吴朝收到了一个电话，话筒里传来娇滴滴的女人的声音。

吴朝立即避开同伴，按约到国营二旅社门口来会阮凤。

阮凤迎着吴朝，亲亲昵昵，好象一对情侣。走到市劳动服务公司第二旅社时，她说：“我有个表哥住在这里，我们进去看一下，反正时间还早。”吴朝不知是计，欣然相跟进了旅社，来到一间偏僻安静的房里。

李益早已等候在房，阮凤双双作了介绍，李益忙上前与吴握手、让座。

阮凤赶忙把事先由林坚放了麻醉药的咖啡冲好，端给吴喝，喝了一杯，又冲一杯……

药性渐渐发作，吴朝精神恍惚，昏昏欲睡，阮凤温顺地扶他到床上躺下。

又半小时过去了。一直在门外监视的林坚，把手一扬，李益见到信号，抓起酒瓶对准吴的脑袋猛击下去。林坚见吴哼了一声还在动，从身上抽出一把弹簧刀递给李益，李益对准吴的脖颈猛刺三刀。

他们杀死吴朝后，抢走了他随身携带的手枪和子弹以及现金、警服、工作证、持枪证。于当晚八时，租了一部出租汽车逃往河南新乡，连夜乘火车南逃到了武汉。

在武汉他们花天酒地混了几天，钱象流水一样花去了。阮凤提议回岳阳，说岳阳情况她很熟悉，可以找几个做大生意的人搞到钱。然后迅速南逃赴香港。

二十五日下午，这两男一女就这样偷偷窜来岳阳。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一脚踏上这块土地，就已身陷法网了。

南海的涛声，香港的高楼，都只是他们梦中的诱饵，只有监狱和坟墓才是他们活生

（下转101页）



巴陵大盗近在眼前

倒回去三十年，岳阳的东茅岭还是荒郊野岭，就几栋茅屋，一片坟山，走夜路怕遭鬼招。现在，这地方早已变成闹市区了，白天是满街的车辆行人，满街的灰尘噪音，晚上是满街的红男绿女，满街的流行音乐，爵士鼓“嘞嘞嘞”，敲得你直想翻两个跟头。这几年就更热闹了，作为湘北门户的岳阳（古称巴陵郡），成了开放城市，加上闻名中外的岳阳楼又修葺一新，一个生意热，一个旅游热，客来四面，货销八方，把岳阳忙得没日没夜，闹哄哄的，光是每天的流动人口，就数以万计。流动人口刺激了第三产业，几年时间，东茅岭的旅社和饭店就象比赛一样，一家赶一家，争先恐后竖起了楼房，亮出了招牌，而且建筑式样越来越考究，楼房越砌越高，甚至安上了电梯。白天还不觉得，晚上一看，高楼大厦，流光溢彩，酒家饭店，腾雾飘香，似乎有那么一点儿大都会的夜生活气派了。

东茅岭热闹起来了，是好事，但一些社会渣滓却乘机混水摸鱼，使治安工作复杂化。此案便发生在东茅岭的“新胜旅社”。这新胜旅社地处闹市，却不当正街。为了与别家旅社竞争，吸引更多的客人，他们除了礼貌待客、热情服务之外，在服务设施上特别舍得下本钱。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号，他们买了一台录像放映机，是日本乐声牌370型的，价值九千六百元。那时，这洋玩意儿也真是贵得新鲜，拎起来只不过剃头箱子那么大，票子却花了上万块！不用说，保管和使用制度是相当严格了。放映时，由旅社副经理曹建峰亲自上三楼办公室去搬机，开了办公室的门，还要开放录像机的大柜门，说不上步步设防，倒也是层层把关。放映完毕，又锁到柜子里去。从九月底放映到十月底，天天两道锁，两重门，麻烦是麻烦，却平安无事。

谁知十月三十一号这天，出鬼了！下午七时，断黑有一阵了，旅社二楼会议室里座无虚席，等着看香港最新武打录像片。副经理曹建峰和往常一样，不急不慢地上了三楼，掏出钥匙去开办公室的门。一看，门是开的！他感到有点意外，倒抽了一口凉

气。急忙走进办公室去查看，天哪，装录像机的柜子被撬开，价值近万元的录像机不翼而飞了！曹建峰只觉得心里猛地往下一沉，心窝子顿时空洞洞的，旋即又扑腾扑腾乱跳，太阳穴上的血管一抽一痛的。他吓呆了，好一阵子，才猛然想起要向公安局报案。由于过分紧张，他抓起话筒的时候，手上冷汗浸浸的，一口冷气仿佛堵在喉咙里，说话结结巴巴。

十五分钟后，公安人员出动了。先后赶到现场的，有岳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何宗孟，刑侦大队长游新金，副大队长王石球，教导员周玉泉，郊区公安分局局长周定昌，副局长周中波，还有三十四名刑侦人员。录像看不成了，整个新胜旅社都被公安人员监控起来。楼上楼下，里里外外，侦察员们紧张而有条不紊地搜寻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与此同时，郊区分局与南区分局紧急行动，在周定昌的指挥下，四处设关堵卡，严防罪犯逃离岳阳。

十点半钟，现场勘察和现场访问告一段落。在新胜旅社二楼会议室里，何副局长主持了案情分析会，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给犯罪分子初步画个像。王石球同志是负责现场勘察的，他猛抽了几口烟，整理了一下思路，说道：

“我们检查了办公室的门和柜门。这两处地方都是被钳子和螺丝刀一类的铁器撬开的，从留下的痕迹来分析，动作熟练，作案利索，看来是惯于撬门拔锁的家伙干的。从现场提取了有鉴定价值的指纹七十枚，四种不同型号的鞋印三十七枚。经过初步甄别，已排除案发前后正常进入现场的两种鞋印，剩下两种不同型号的可疑鞋印。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不是一般的人见财起心，而很可能是两名胆大妄为的惯犯所干的！”公安人员都知道，一次盗窃的财物价值近万元，这已不是什么小偷小摸了，而是重大盗窃案。从现在起，他们与巴陵大盗的斗争开始了。至于这巴陵大盗是一人、两人，还是一个团伙，还有待进一步查清。

坐在王石球对面的刑侦大队长游新金还没有发言。他不时翻翻笔记本，喝一口茶。笔记本上记录了许多重要线索，是他和五名侦察员通过现场访问获得的。他苦苦思考着，极力想在脑海里把巴陵大盗的样子勾勒出来。

“从现场访问的情况来看，”他终于开口了，说道，“录像机的保管人五点半下班时，是关好门窗离开办公室的。七点钟发现被盗，可见作案时间在五点半到七点之间，犯罪分子对新胜旅社的上下班时间很了解。罪犯进入现场后，直奔装有录像机的

大柜作案，其他桌椅都未触动，可见目标准确，对这台录像机早就起了歹心。”游新金不愧是刑侦大队长，很快就抓住了犯罪分子的重要特征。

然而到此为止，巴陵大盗的形象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他（或他们）是熟悉旅社情况的胆大妄为的惯犯，至于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就无从推测了。倒是旅社服务员提供了一条实实在在的线索——下午六点多钟，有个叫做余三的游客匆匆忙忙办了离店手续，出门时背着两只鼓鼓囊囊的大旅行包，形迹十分可疑。仔细一查，此人住三楼319号房间，与现场仅一房之隔。再一查，此人床下的鞋印竟与现场的一种相同！他登记时自称是浙江某县某厂的采购员，临走时，又说自己已是河南平顶山煤矿的，前言不搭后语，这是为什么？游新金在现场访问时访到了这条线索，感到余三的行径可疑，便把这件事提到会议上来了，希望尽快查证结论。

这条线索一抛出来，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有人认为无风不起浪，这里面有鬼。但也有人对余三作案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心想，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住两天旅社，随随便便就把录像机拎走？

在激烈的争论中，有一个人始终正襟危坐，一言不发，他就是随后赶到现场的张大尧同志，市公安局局长。说得准确一点，他是市公安局的老局长了——他现年五十多岁，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担任岳阳县（当时还未成立市）公安局的局长。他个头高大，很少说话，眉宇间隐含着威严的气派。有人评价说，光是这副老公安的气派，就足以使犯罪分子不寒而栗了。说实话，在岳阳这块地方，公安局长的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这地方四通八达，水陆两便，地形险要，人员复杂。个把犯罪分子别说远走高飞，就是弄条划子往洞庭湖上一躲，水天茫茫，港汊交错，你上哪儿去抓？而张大尧同志却凭着他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凭着他的智慧和勇敢，在公安战线上干得很出色，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被《湖南公安》杂志誉为“湘北卫士”。每逢要案大案，他都亲自出马，坐镇指挥。他不爱说话，勤于思考，所以一开口往往能抓住案件的要害，判断相当准确。别看他坐在会议桌边一言不发，脑海里却翻来复去，把这件案子的所有细节想了一遍又一遍，从中理出一条脉络来。他想，同志们指出了犯罪分子的某些重要特征，如胆大妄为，熟悉旅社情况，擅长撬门拔锁，对录像机早就起了歹心等等，显然是抓准了。然而录像机不同于电视机和收录机，就我国目前的生活水平来说，这样贵

的玩意儿，还不属于家用电器之列。犯罪分子偷了它，是打算销赃的。那就是说，犯罪分子至少懂点无线电知识，接触过这种高档商品，而且要有隐藏这种商品的条件，特别是要有“推销”这种商品的堂而皇之的理由，还要懂得这种商品的行市……他顺着这条思路一步步往下想，就象揭开一层层纱幕一样，巴陵大盗的模样越来越清晰了！细心而又擅长推理的读者，不妨顺着这条思路，大胆地想出一幅幅画面了：

……就在这天下午，五点半钟左右，有两个歹徒（或者一个歹徒）混进了新胜旅社。他俩应该是年轻人。为什么是年轻人？这是直觉，很难说清楚，或者因为年轻人对录像机这类玩意儿特别有兴趣，或者因为年轻人胆子特别大？都是，又都不是，说不清。细细一想，这两个歹徒还不一定很年轻，或许三十岁出头了，作过不少案子，所以进出旅社一点也不紧张。他们很可能是旅社附近的人，就在一家什么无线电修理部当工人，或者是附近某家电子产品公司的营业员？他们潜入三楼，一人望风，一人撬锁，动作利索，前后不到五分钟，就将录像机盗走了……

当然，这种大胆的想法不一定靠得住，很有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但张大尧局长明显地感到，案情分析会上对可疑旅客余三的兴趣越来越大，这至少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万一这个余三经查证落实，与本案无关，那就会使侦破工作一下子陷于被动，又得从头开始。案情分析会上各抒己见，最后还得由他来定盘子，拿主见。他作为一局之长，不好随便表态呀！和往常一样，他让同志们把话都讲完，没有发言的，他一点名，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直到大家话都讲尽了，他才缓缓地站起身来，用严峻的目光扫过会场，一字一句，果断地说：“对可疑旅客要尽快查实；破案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本地违法犯罪的青壮年身上，合伙作案的可能性大。”

他就说了这几句，言简意赅。

我们不能说张大尧同志料事如神，但这位老公安的话却是很有分量的，对以后的侦破工作有指导意义。果然，那个象影子一样在侦察员头脑中晃来晃去的余三，很快就被否定了。平顶山煤矿回电：

“查无此人来矿。”赴浙江调查组打回电话：“余三的嫌疑已排除。”侦破的重点，正如张大尧同志预料的，就在本地，就以新胜旅社为中心的那么一片闹市区里。

这就需要撒网了。先撒一张大网，从旅社周围

的七个居委会、两个村和十个单位里，网到一百二十一名嫌疑对象，经调查落实，一一否定了。第一网落空了，再来第二网。第二网小而严密，网住了先后到旅社看过录像的三十三人，经过细致的调查，否定了二十九人，确定了四个重点嫌疑对象。侦破工作的进展是很迅速的，从十月三十一日晚上七时发案，到十一月二日确定四名重点嫌疑对象，只用了两天时间。工作是夜以继日地进行的，越接近目标，侦察员就越注意克制情绪上的激动，就象猎人接近了狐狸，必须凝神屏息，然后出其不意，猛然收网！

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狐狸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味，感到十分恐惧，赶紧抓住猎人眨眼皮的那一瞬间，“刷”的一下溜出了包围圈，而且逃之夭夭了。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发案后的第三天，有两名嫌疑对象突然失踪了！一个叫陈刚，市二轻局轻工产品服务部的无线电修理工；一个叫袁神保，城陵矶港务局职工，“病休”在家。陈刚自称外出洽谈业务；袁神保反正“病休”，什么借口也不要。这两人的突然外出，一下子使侦破工作复杂化了！因为到这时为止，陈袁二人毕竟只是嫌疑对象，他们到底是正常外出？还是畏罪潜逃？两个大问号，在侦察员的脑子里转来转去。

陈袁二人去向不明，无法跟踪。然而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张复杂的网，每个人都占住一个网点，并和远远近近的许多网点结成纵横交错的网格——没有谁可以独立于社会之外，可以不依赖各种社会关系而独来独往。十一月二十八日，有人向侦察员报告，陈刚从外地给弟弟寄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凄凄惨惨，有点遗书的味道，他说他不打算回家了，如果别人问起来，只说他死在外面了。家中还有点财产，说遗产又说不上，总得有个人来接管，否则会被没收。谁来接管呢？陈刚在信中嘱咐说，还是让他的那位已经分居的妻子来接管吧！恐惧的心情，绝望的神态，跃然于字里行间。这封信，使侦察员对陈刚的怀疑急剧上升了。

十二月三日，侦破工作有了关键性的突破。一位司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陈刚与袁神保是郊区五里乡个体户H司机用汽车送走的。侦破小组马上传唤审查了H，H供认了这两名嫌疑对象出逃的全部过程。

原来陈刚与这个H司机是老熟人，虽然谈不上好得换裤子穿，但彼此之间帮个忙，那还是说不二二的。发案后的次日，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晚上，陈刚溜到H家，说要借他的车到长沙去拖货。H

新骗子给老骗子上了一课， 农民交学费一万二千元

满口答应，二号下午，如约把车开到袁神保家门口。陈刚和袁神保从家里往车上装行李，有一口红色方格皮箱，两个黑提袋，一个大帆布提袋。H一看这架式，好象不太对头，昨晚说的是去长沙拖货，现在大箱小包地往车上提，倒好象是去旅游，或是跑生意……H不想去了，情面上又碍不说。车子开到齐家岭时，H看到路边停有一辆去长沙的车，于是也停下车来，笑脸相迎，与那辆车上的司机搭讪了几句，又买了一条“郴州”牌香烟送给这位同行老兄，便做成了一笔交易：由这位老兄便车把陈袁二人带到长沙去了……

审查完毕，刑侦大队二中队副队长龙念祖看了一下表，已是晚上十二点了。捉了一个月的谜藏，到底弄清了两名嫌疑对象出逃的方向。刻不容缓，龙念祖马上带领三名侦察员，驾着摩托车穿过夜幕，风驰电掣直奔长沙。

陈刚在长沙和株洲有七个可能落脚的地方，侦察员都查问了，终于在长沙市的L家揭开了谜底。L是一个已婚的女人，颇有几分姿色，尤其擅长交际，曾经拉过几个干部下水。丈夫对她无可奈何，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由她去。她与陈刚的关系，怎么说呢？那种关系我们中国不兴，只好借用国外的说法，叫做“情妇”吧。L曾经到岳阳来玩过，与陈刚缠缠绵绵的，引起陈刚的妻子极大的反感，闹得两口子分居。现在陈刚“落难”，自然来找L求援了。据这个女人供认：陈刚是十一月三日晚上来她家的，同行的还有个叫袁神保的青年哥哥。他们要L帮助销售一台录像放映机！L也果真有点本事，第二天就带来了长沙郊区某厂的一个采购员，要看货。不过，这位采购员却是个有七窍心眼的角色，看了货还是不放心，要刨根问底：货是从哪里来的？人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买了又要卖掉？原始发票在哪里？付款向哪家银行付，帐号多少？……偷来的铜锣不敢敲，陈刚和袁神保支支吾吾，编了一通漏洞百出的谎话，急得额头直冒汗。采购员一看这场面，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用长沙方言来说，这是一笔“水生意”，赶紧拉倒散场。生意没谈成，看货问价倒是很仔细，L在一旁，也看清了录像机的型号和规格。侦察员向L反复查问和核实，终于确认了这台录像放映机正是新胜旅社被盗的那一台。

巴陵大盗就是在逃的陈刚和袁神保；至此确定无疑。十二月五日，岳阳市公安局发出了08号通缉令。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两名逃犯的生活吧。他们在长沙销赃没有得手，久留又怕露馅，于是急忙窜到株洲。在株洲也无法销赃，那玩意儿一拎出来，价值上万，对方能不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句紧逼一句，如同审犯人一样，可怕极了。而且，他们感到风声越来越紧，仿佛到处都有怀疑的目光。无论白天黑夜，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好象前后左右都有便衣侦察员盯着。他们对岳阳口音简直神经过敏了，听到一句半句乡音，就心惊肉跳，赶紧开溜。

十一月十日，他们从株洲流窜到湖北监利县，心想总算逃出了湖南，远离了京广线，多少有了一点安全感，可以喘一口气了。最要命的还是那台录像机，带在身边象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扔掉吧，又舍不得。东钻西钻，最后，总算以五千三百元的贱价，销赃给监利县水利局劳动服务公司，等于半“卖”半“送”，脱了这条祸根。对方捡了个烂便宜，也懒得去刨根问底，五千三百元现金往桌上一摆，拍板成交！

五千三！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票子，使陈袁二人的胆子又大起来了。说到底，陈袁这一类社会渣滓不过是“钱格”的化身。他们信奉的是“是钱就有格”，至于这钱是怎么来的，那可不管。然而就是这么一堆钱，使陈袁二犯的野心急剧膨胀了，想象力也空前活跃起来了。他们立刻想到了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立刻想到了人间天堂苏杭和流金淌银的广东。去广东要经过湖南，想来心有余悸，只好暂时作罢。然而，他们私刻了一枚公章，自称“广东韶关神州国际新技术引进开发公司”，算是借了一点广东的“光”。哈，又是“引进”，又是“开发”，而且还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国际水平的“新技术”呢！好了，“公章”一刻，“介绍信”一开，接下去自然是西装革履，港客派头，大咧咧买舟东去，喜滋滋下榻金陵——也许想尝尝金陵春梦的滋味吧。这已经是十一月十四日了，他们住进了南京汽车制造厂招待所，凭的就是那子虚乌有的所谓“引进开发公司”的介绍信。

南京，历史名城，六朝胜地，其繁华的景象和大都会的气派，可把岳阳东茅岭比得无地自容。然而这两个来自东茅岭的小子，一点也不象“陈奂生上城”那样见不得世面，他们若无其事地逛商店，